

英雄虎胆

丁一三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英雄虎胆

丁一三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英雄虎胆

丁一三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草厂胡同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1 \frac{1}{2}$ • 字数 40 0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 21,550册 定价: 0.15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127

内 容 說 明

1950年，全国解放后的一个夏末初秋时节，残留在广西边境十万大山中的国民党残匪，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蠢动。我軍某部为了掌握残匪的全部情况，派遣侦察科长曾泰深入虎穴。他在侦察参谋耿浩及当地猎人覃大爹的支援下，机智而勇敢地完成了侦察任务。于是我軍及时布下天罗地網，把这股残匪全部歼灭。

(淡入)燃燒的茅屋，熊熊大火。

劫后的山村，烟雾迷漫。

悬空綁在树上的稻草，烈火正旺，树桿也随着燒了起来。

挂着“伏波岭区政府”的木牌，燃燒着掉落下来。

墙上的标語：“清匪反霸，减租退押”被用煤烟子涂了一个十字交叉的大杠子。

燃燒着的老树上，吊着一具随风飘晃的尸体。

几个农民在默默地掩埋尸体。

几匹快馬，翻过山梁，为首的是偵察科长曾泰，他勒住了馬，向山下注视。

山下，村庄包围在滾滾浓烟之中。

一匹白馬迎着山道馳来，他是偵察參謀耿浩。

耿浩的馬馳近曾泰：“曾科长！村里的敌人二个鐘头以前就撤走啦，三連剛赶到。”

曾泰一揮手，縱馬馳下山去。(化)

馬队越过小树林，进了村，他們跳下了馬。

几个村民迎上来。

一个头上包着紗布的村干部，啞着嗓：“曾科长，三連剛一出发，不到三个鐘头，敌人就来了，要不是民兵掩护，那全完啦！”

耿浩一躁脚，气得直发抖。

曾泰咬了咬牙，沒說出話來，分開眾人，往村里頭走去。

土堆旁，一個失神的婦女，無聲的望着身旁的屍體。

石碑上貼着一張紙標語：“剷除共匪。”

耿浩過去狠狠地撕掉。

另一屍體上貼着：“跟共產黨者，殺！”的標語。

又一屍體上貼着：“誰想翻身，同此下場。”的標語。

一個女民兵過來，對曾泰指着一座燒毀了一部分院牆和兩間小屋的磚瓦房：“連地主崔老九的家都燒啦。”

崔老九家屋裡，崔老九正扒在窗上往外看。

他的老婆，哭喪着脸：“別人家是國軍派兵來燒房子，你可是自己放火燒自己的家，也不知道安的什麼心。”

崔老九：“你懂什麼！全燒了也比被窮小子分了強，要不我還能呆得下去。”

曾泰等走到另一處房倒屋塌的院子前。

一個披頭散髮的老太婆，一見曾泰，好像見了親人似的顫抖着！“老曾！”她的眼光移到了院裡。

眾人往院裡望去。

一個七八歲小孩屍體橫躺在地上，她的上半身被一片破麻包片蓋着。

耿浩一把抓開破麻包片。露出了小孩胖胖的小臉蛋來。

曾泰兩眼直盯着小孩，他回想起……（化）

小孩和耿浩捉迷藏，小孩的眼被手巾包着。

老太婆在門邊笑着曬衣服。

曾泰走進院來，小孩一把抱住了他，拉開手巾，一看是曾泰，高興得跳起來。

曾泰把小孩抱了起來。……（化）

曾泰想到这里，两只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。

耿浩哭了。

曾泰咬咬牙，看了耿浩一眼：“耿浩！哭什么？”說毕走了出去。

众人也跟着走了出去。

土崗上，丁連长和战士們跑下来，有的战士臂上綁着細帶。

曾泰迎上去：“你們回来啦？”

丁連长没好气地：“嗯！”

曾泰：“怎么样？”

丁連长瞟了曾泰一眼：“我們接到命令后，夜里十二点鐘出发，三点鐘赶到庙头，等我們冲进村去一看，嘿！連根土匪毛也沒有，我剛說不好，四周围敌人的机枪就打开了！”

耿浩狠狠地：“怎么搞的？”

丁連长諷刺地：“耿參謀！你們师部偵察科一个情报不要紧，咱們可是五十里地急行軍，便宜沒輪上，倒反而賠了老本，嗨！”他难受的坐到树根上，簡直要哭的样子：“回到这里一看，嗨！你們瞧！已經成了这样了。”

曾泰厉声：“丁連长！你是个指揮員，怎么能这样？走！到你們团部再談。”（淡出）

二

（淡入）团部，一間不大的普通民房。

林团长剛听完了丁連长的报告，田參謀在一边記錄，曾泰依在窗跟前吸烟。

林团长：“好吧！你先休息一下，伤员要很好地安置。”

丁連长敬礼退出。

曾泰沉思着望着窗外，狠命地吸着烟。

窗外是一个靠山近水的小鎮。

街上有几个伤员向卫生所走去。

林团长走近曾泰：“曾科长，庙头情况不是你亲自侦察的吗？”

曾泰紧锁着眉尖，没有回答。

林团长：“三连接到命令，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，区政府被搞掉了，到庙头又遭到伏击，这个问题……”

田参谋插嘴分析：“团长，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，也可能……”

曾泰回过头来：“田参谋，光可能可能的，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
林团长焦虑地来回转动，他走到板墙前站定了，唰的一下拉开布帘，看着上面的地图。

十万大山军用地图，密密麻麻的山林、河川。……（化）

三

起伏的群山。

深山密林旁，有一座宽敞陈旧的地主庄院，大铁门前边的石桥上，游动着七八个挂盒子枪的匪徒。

厢房内，四十来岁的匪军司令太太李月桂，穿着一套紡綢綉花的睡衣，她兴奋地敲了几下洋琴，一扔琴槌：“搞得好！”她抱起桌边的哈巴狗，吻着它：“干得漂亮！”

在她身旁，站着一个穿美军制服的女报务员，手里拿着铅笔和笔记本等待着。

李月桂：“发报给四十九号，继续了解，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布署计划。”

女报务员退出去了。

李月桂走到竹床边，竹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，但面目凶狠的人正在抽大烟，他就是匪军司令李汉光。

李月桂：“怎么样？我的司令，四十九号不错吧？”

李汉光坐起来：“你手下的大将，那还有错！”

李月桂：“哼！要不是我手心里的这一套，你啊！当司令？到共产党那里坐班房去吧！”

李汉光毫不在乎地打了个哈欠，唱：“想起了，当年事，好不惨然……”

李月桂：“当年！还是想想今天吧！咱们就在这山间里鑽一辈
子？”

李汉光呷了口茶，剥着个香蕉：“等吧！总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他忽然想起：“月桂，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，什么时候能到呀？”

李月桂：“今天。我已经派阿兰去接去了。”

四

夜，团部在开会。

屋里坐满了人，其中有林团长、曾泰、耿浩、田参谋、丁连长，另外还有庞参谋、白参谋等人。

林团长：“……我们的规律，敌人抓得很准，而敌人的规律，
我们抓不住……”

一报务员进来，交一纸条给田参谋。

林团长“……从粤桂边战役结束到今天，已经半年多了，可是
我们的剿匪斗争，进行得很不顺利……”

田参谋把纸条递给曾泰：“曾科长！师首长叫你连夜赶回师部
去。”

曾泰看着纸条对耿浩：“耿浩，你去准备一下，开完会就走。”

耿浩走出屋去。（淡出）

五

（淡入）阿兰，村姑打扮，一个俊俏而苍白的少女，走过山
卡，守卫的匪徒们向她点头招呼，她却没看见一样的毫不答理。

（化）

阿兰走过石桥，进了庄院。

厢房里。灯下，李月桂敲着洋琴。

李汉光躺在竹躺椅上看“七劍十三俠。”

阿兰打簾进来：“沒有接到！”

李月桂一怔：“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？”

阿兰：“是！”

李月桂自語：“怪啦？”

李汉光：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李月桂：“去吧！把衣服换换。”

阿兰退了出去。

李月桂夺下李汉光手里的“七劍十三俠”，用訊問的眼光望着他。

李汉光：“急什么，下个墟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他就得啦！”

李月桂担心地：“我怕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綫的时候……”。

李汉光：“不会的，我的太太，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，給我李汉光当别动軍副司令的，会是那种脓包呀？”

李月桂：“那么……他到那里去了呢？”

六

匪軍副司令低着头，汗珠从額头上滴下来。

这是在一間寬大的审訊室里，审問他的是馬政委和曾泰，耿浩写着口供。

曾泰端了一杯水給他，他接过来一飲而尽：“两个接头地点我都說了，如果这个墟日在第一个接头地点沒联络上，那么下一个墟日就在第二个接头地点。”

馬政委：“你的任务呢？”

匪副司令：“美国顧問說：韓國的内战已經打起来了，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綫……”

馬政委：“我問的是派你的任务？”

匪副司令：“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，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，第一步和其他各路别动军，先占领广西南部几个县城，然后统一广西，再向北……”

馬政委：“你觉得有可能嗎？”

匪副司令眨了眨眼，犹豫了一下：“唉！誰知道呢？……”

曾泰严厉地：“回答确实一点！”

匪副司令恐慌：“不！不！說实在話，我是一点信心也沒有，可是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，不能不服从命令啊！长官！我說的沒有半句假話，只要能保證我生命的安全，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給你們……”

曾泰：“你們現在有多少人？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？”

匪副司令：“五千！”

馬政委糾正地：“三千！”

匪副司令慌忙：“号称是五千，实际数字，我还不太清楚，噢？……我不說瞎話，再說要是我們桂南各大山的武装联合起来就不止了，假如拿全广西講，加上桂东甘司令，桂中欧阳司令等部队，少說也有七、九万人馬，而且地方士紳，都拥护蔣總統回来……”

馬政委：“你講的全是實話？”

匪副司令：“句句真言，我雷震庭是个講信用的人，只要你們能保證我的……”

馬政委：“我們說得到做得到，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，我們一定寬大。”

匪副司令：“明白！”

馬政委：“好吧！今天就談到这里，你回头再想一想，我們还有一些問題要問你？”

匪副司令忙立正：“是！我尽力效劳！”

耿浩把俘虏帶了出去。

馬政委走動，心情沉重地：“敵人不消滅，群眾對土地改革就有顧慮，害怕蔣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卷土重來！群眾不發動，我們的政權也就難以鞏固！”

曾泰：“第一次高干會到現在，快三個月了，可是我們的兵力還是過於分散，事實上仍舊是孤立的點綫作戰。”

馬政委：“所以軍區指示我們這次集中攻勢，打擊敵人的一點，再各個擊破。……曾泰！我看今天抓住的這個副司令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會！”

曾泰理解了首長的意見，興奮地：“對！目前我們首要用一切辦法，先摸清這股土匪的老底。”

馬政委笑着：“調你連夜趕回來，就是為了這個。”

曾泰：“是！我一定完成任務，保證……”

馬政委阻止了他的話：“不過這是一個冒險呀！這可不象解放前你在一帶搞地下工作那條件呀！”

曾泰有信心地：“李漢光這股土匪的情況，我曾經研究過，比較熟悉。”

馬政委：“敵人的口供還很不充分，這裡不象從前你常來常往的香港、澳門，而是人煙稀少的深山老林。”

曾泰：“我可以再和這個副司令在一塊兒呆上兩天，到下一個墟日就去接頭。”

警衛員端一盤酒菜和點心進來。

馬政委看表：“四點鐘啦！來！我知道你愛喝！”

曾泰：“不，這個時期，不喝啦。”

馬政委邊倒酒：“做你們這種工作，忌酒是應該的，但有时候工作需要，有酒量或許還會有好處。我聽你們偵察科的同志們講，你喝斤半白干醉不了，是真的？”

曾泰：“那還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时候，鍛煉出來的。”

馬政委喝了一口：“今後你直接跟我聯繫，聯繫的方法咱們還要詳細再研究一次。”

曾泰：“是！”

馬政委：“我的位置就在一团林团长那里！”

曾泰：“是！”

馬政委：“你的首要任务是把敌人的底摸透，取得信任，設法把他分散的股匪全部集中，然后……”他做了一个包围的手势。

曾泰領会了他的意思，微笑点头。

馬政委：“曾泰，敌人的司令李汉光，过去是桂南的保安司令，慣匪出身，不太好对付，尤其是他那位夫人李月桂，那是一条更难对付的狐狸呀！”

馬政委又給曾泰倒酒。

七

酒，盈杯溢出。

李月桂穿着美式軍服，正在为新到的副司令——曾泰洗尘，席上有李汉光，阿兰，几个头目模样的匪徒，和女报务員，女秘書等人。

旁边馬弁开着留声机，唱着黃色歌曲。

李月桂举杯盯着曾泰：“第一次沒接到你，我真担心你会……”

曾泰，現在他的神态已經完全变了个样了，他穿着被俘的那个副司令的衣服，笑嘻嘻的：“越过国境，可真是不容易啊，眼看第一个接头時間已經到了，可是我还躲在林子里头哪！”

李汉光举杯：“来，为了副司令順利的到来，干杯！”

众人举杯：“干杯！”

李月桂和李汉光对着看了一眼，注視着曾泰的举动。

曾泰毫不介意地举起巨杯，一飲而尽。

李月桂喝了一口酒，她眼珠子一轉，側头向女报务員耳語了一句，女报务員离桌去換唱片。

留声机放起了怪声怪調的爵士音乐。

李月桂：“啊！听到了这种音乐，使我想起国外的生活来，那

多好啊！霓虹灯！爵士乐！香槟酒！高贵的美国朋友！……”

曾泰：“可是现在我们也不算坏呀！”

李月桂一摔酒杯：“来！跳舞吧！来个‘客拉卡’！”

留声机换了一张“客拉卡”的舞曲。

李月桂：“阿兰！副司令是你接来的，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。”

曾泰：“不！我不会……”

李汉光注视着曾泰。

李月桂向李汉光示意，叫他沉着。

阿兰过去微微点头：“副司令！”

众人：“副司令，跳吧！”

曾泰向阿兰鞠躬：“那好吧！不过我跳得不好，请小姐原谅。”

曾泰和阿兰踏着节奏，熟练地跳了起来。

李汉光看着曾泰的舞姿，不觉回头微微向李月桂点头。

曾泰旋转着。

四周的人脸，有狂笑的，有饮酒的，一个个从他眼簾里滑过，他忽然回忆起了……（化）

燃烧的村庄……（叠）嘻笑的醜脸。

挂在树上的尸体……（叠）狂饮的醜脸。

哭诉的老太婆……（叠）大笑的醜脸。

被害的小孩……（化）

想到这里，曾泰的心里骤然冲起了一股怒火。

他想：“这批吃人的野兽，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全宰了。”

他突然停下来，音乐也随之而停了。

李月桂一眼看到曾泰的神情有些异样：“副司令！你？”

曾泰机警地：“哦！没什么，喝了几杯头有点儿那个！”

李汉光一拍曾泰：“英雄海量，几杯酒算得了什么，来！为你的胜利到来，干杯！”

曾泰一飲而盡說：“我在國外的時候，以為你們象野獸一般地鎖在山洞里呀！”

李漢光哈哈大笑：“可是你來了，看看還覺得不壞吧！”

曾泰搖頭：“難道就滿足於今天這樣？鑽在山林里一輩子？司令！夫人！我們有這麼大力量，為什麼不擴展我們的地盤呢！”

李漢光：“兄弟，談何容易噢！時機未到，不能妄動，何況……你看看我這副骨架子，爬山越嶺，不！不！那怎麼能成，兄弟，從前你大哥可不是這個樣兒的呀，嘿！兩廣地面說起來誰不知道我李漢光這杆大旗杆！”他隨手拿起削蘋果刀扔出去，不偏不歪插在彌陀佛的額頭上。

眾人齊聲喝采。

曾泰也拿起一把刀：“這不算什麼，看我的！我要刺中老和尚的右眼，要是刺了左眼，就算我雷震庭是飯桶！”他把刀扔出去，刀插在彌陀佛很遠處的牆壁上。

阿蘭嘖嘖一下笑了出來。

曾泰：“阿蘭小姐，一路上一句話也沒跟我說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笑。”

李漢光：“你要能讓她說出一句話來，我認罰三杯！三大杯！”

曾泰：“哈哈，我雖然不能叫她說一句話，可是我能讓她一夜睡不着覺。”

李漢光感興趣地：“噢，這我到要領教！”

曾泰故意：“不過我不敢隨便說。”

李漢光：“那為什麼？”

曾泰佯裝醉意地附在李漢光耳上說了兩句。”

李漢光：“噯，那有什麼不好說的，我來說。”他走過去對阿蘭：“副司令說你年輕漂亮，可是為什麼要老皺眉頭呀！都愁出皺紋來了！”說畢哈哈大笑。

曾泰裝著已經理智上失掉控制了：“哈哈！來！為我們第一次

看到阿兰小姐的笑！干杯！”

众人：“干杯！”

李月桂：“阿兰，把副司令送回去休息。”

阿兰扶着曾泰走了，边走边嘴里边嘟囔着：“干，再来十大杯也醉不了。”

李汉光守着残席，沉思着：“什么情况阻碍了他，在树林子里呆了三天？”

李月桂：“而且我总感觉到他的神情有些奇怪……”

阿兰扶曾泰躺下后，吹了灯走了出去。

窗外月光射到曾泰脸上，他收敛起醉容，机警地转动着眼珠在考虑着什么。

阿兰回到自己卧室，点上灯，拿起一面镜子，照着她那苍白而消瘦的面容，摸摸眼角的皱纹。叹了口气。

李月桂出现在门口：“阿兰！”

阿兰：“啊！”

李月桂走近阿兰，小声神秘地：“明天……”（淡出）

八

（淡入）晨，阳光照着树林，小鸟叫嚷。

曾泰今天换了一套漂亮的条纹纺绸褂裤，梳洗打扮得异常整齐，他过了石桥，振臂呼吸着新鲜空气。

林边的一间木屋里，传来鞭打和惨叫的声音，他被这突然的声音愣住了。

李月桂出现在他的背后。“早啊！震庭！”

曾泰回头施礼：“噢！夫人，你早！”

李月桂带着几分酸溜溜的神气：“别老是夫人夫人的。你以后叫我月桂好啦！”

曾泰：“是！夫人。今天是不是先請你把咱們的情況介紹一下……”

李月桂故意把話頭插開：“你剛來，忙什麼，你聽……”

鞭打聲，慘號聲。

李月桂盯着曾泰：“這是一個共產黨的俘虜，誰也沒有辦法讓他說出點什麼來！”

曾泰：“哦……”

李月桂：“怎麼樣，震庭，假若你能讓他說出一些情況來，這對我們研究今后的佈置，會有好處的。”

曾泰猶豫了一下：“好吧。”（化）

九

木屋內，一個解放軍打扮的人躺在地上。

兩個光着膀子的大漢，手執皮鞭站在兩旁。

曾泰坐在桌子角上命令地：“把他扶起來！”

匪徒扶起被打者。

曾泰托起他的下頤，厲聲：“是共產黨嗎？”

被打者癱軟地垂著頭。

門外守門的，是一個獨眼匪徒，他叫賀志雄，他緊張地向屋內窺視。

曾泰試探地：“我問你……”

被打者狂叫：“我什麼也不說，”他似乎是在昏迷之中，一把抓住了曾泰的手：“指導員，我什麼也沒說。”

曾泰把他推倒，但他的手有些顫抖。

他想：“難道，這是真的。”

曾泰為了掩飾內心的激動，故意大嚷：“你說不說！”

被打者抬起頭來：“我就是共產黨，你把我怎麼辦？”

曾泰一驚，但馬上鎮靜下來：“ ”